

<<边城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边城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3918125

10位ISBN编号：7533918126

出版时间：2003-6

出版时间：浙江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沈从文

页数：15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边城>>

内容概要

本丛书有以下特色：

一、选目精当，强调人文精神。

我们在收录教育部“新课标”建议课外阅读的相关书目的基础上，又增加主流教材要求阅读的名篇佳作以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选本，从中总括出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文化、世界文化精髓内涵的人文资源，让学生在审美欣赏中得到情操的陶冶、情感的升华。

二、版本精良，体现浙文社优势。

这套丛书荟萃了浙文社的“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”、“中国现代经典作家诗文全编系列”、“世纪文存”、“学者散文系列”等在出版界颇具影响力的丛书的精华，得到了国内一流的作家、翻译家、学者的悉心襄助，保证了图书的上乘品质。

三、增加导读和附录，加强实用功能。

为了便于学生阅读理解，更好地掌握作品的思想内涵、文学特点，增强阅读与欣赏的自学能力，提高学习与测试的实用程度，我们在新版中增加了导读和附录的内容。

导读部分主要涵盖了作家个人生平介绍、作品文本解读、主要人物形象分析、相关知识链接、文学常识背景、同类作品比较阅读、学业测试提示等相关内容。

在创建学习型社会、提倡全民阅读的背景下，我们推出这套丛书，希望能够让中小學生朋友喜欢。让我们携手进入阅读的精神家园，领略这片丰美而自由的天地！

<<边城>>

作者简介

沈从文（1902-1988）原名沈岳焕，湖南凤凰县人，汉族，但有部分苗族血统，沈从文先生的表外甥、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师黄永玉先生说起过，沈从文仅有祖母刘氏是苗族，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，祖父沈宏富是汉族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在沈从文先生的身上，仅有四分之一的苗族血统！而按照中国人传统的宗法观念，儿子一般是从属于父系血统的，玉宇澄清万里埃，沈从文先生理应是汉族而非苗族！

沈从文现代著名作家、历史文物研究家、京派小说代表人物，笔名休芸芸、甲辰、上官碧、璇若等。

14岁时，他投身行伍，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，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，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，1931年—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。

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，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，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，1988年病逝于北京。

沈从文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，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。

接触新文学后，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，欲入大学而不成，窘困中开始用“休芸芸”这一笔名进行创作。

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“湘西世界”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，如《边城》、《长河》等。

散文集《湘行散记》。

他以“乡下人”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，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，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。

<<边城>>

书籍目录

边城
柏子
萧萧
丈夫
三三
《边城》导读

<<边城>>

章节摘录

边城 一 由四川过湖南去，靠东有一条官路。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“茶峒”的小山城时，有一小溪，溪边有座白色小塔，塔下住了，一户单独的人家。这人家只一个老人，一个女孩子，一只黄狗。

小溪流下去，绕山蛆流，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，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，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。

溪流如弓背，山路如弓弦，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。小溪宽约二十丈，河床是大片石头作成。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，却依然清澈透明，河中游鱼来去都可以计数。小溪既为川、湘来往孔道，水常有涨落，限于财力不能搭桥，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。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，约可以载二十位搭客过河，人数多时必反复来去。渡船头竖了一根小小竹竿，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；溪岸两端水面横牵了一段竹缆，有人过渡时，把铁环挂在竹缆上，船上人就引手攀缘那条缆索，慢慢的牵船过对岸去。船将拢岸时，管理这渡船的，一面口中嚷着“慢点慢点”，自己霍的跃上了岸，拉着铁环，于是人货牛马全上了岸，翻过小山不见了。渡头属公家所有，过渡人本不必出钱；有人心中不安，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，管渡船的必为——拾起，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，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：“我有了口粮，三斗米，七百钱，够了！谁要你这个！”

但是，凡事求个心安理得，出气力不受酬谁好意思，不管如何还是有人要把钱的。管船人却情不过，也为了心安起见，便把这些钱托人到茶峒去买茶叶和草烟，将茶峒出产的上等草烟，一扎一扎挂在自己腰带边，过渡的谁需要这东西必慷慨奉赠。有时从神气上估计那远路人对于身边草烟引起了相当的注意时，这弄渡船的便把一小束草烟扎到那人包袱上去，一面说：“大哥，不吸这个吗？这好的，这妙的，看样子不成材，巴掌大叶子，味道蛮好，送人也很合式！”

茶叶则在六月里放进大缸里去，用开水泡好，给过路人随意解渴。管理这渡船的，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。活了七十年，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小溪边，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。年纪虽那么老了，骨头硬硬的，本来应当休息了，但天不许他休息，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份生活离开。

他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，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。代替了天，使他在日头升起时，感到生活的力量，当日头落下时，又不至于思量 and 日头同时死去的，是那个近在他身旁的女孩子。他唯一的伙伴是一只渡船和一只黄狗，唯一的亲人便只那个女孩子。

女孩子的母亲，老船夫的独生女，十七年前同一个茶峒屯防军人唱歌相熟后，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。有了小孩子后，结婚不成，这屯戍兵士便想约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。但从逃走的行为上看来，一个违悖了军人的责任，一个却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。经过一番考虑后，屯戍兵见她无远走勇气，自己也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，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，一同去死应当无人可以阻拦，首先服了毒。女的却关心腹中的一块肉，不忍心，拿不出主张。事情业已为作渡船夫的父亲知道，父亲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，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，仍然把日子很平静的过下去。女儿一面怀了羞惭，一面却怀了怜悯，依旧守在父亲身边。等待腹中小孩生下后，却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。在一种近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已长大成人，一转瞬间便十五岁了。

<<边城>>

为了住处两山多竹篁，翠色逼人而来，老船夫随便给这个可怜的孤雏，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，叫作“翠翠”。

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，把皮肤变得黑黑的，触目为青山绿水，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，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。

为人天真活泼，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。

人又那么乖，和山头黄麂一样，从不想到残忍事情，从不发愁，从不动气。

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，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，作成随时都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，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，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。

老船夫不论晴雨，必守在船头，有人过渡时，便略弯着腰，两手缘引了竹缆，把船横渡小溪。有时疲倦了，躺在临溪大石上睡着了，人在隔岸招手喊过渡，翠翠不让祖父起身，就跳下船去，很敏捷的替祖父把路人渡过溪，一边溜刷在行，从不误事。

有时又和祖父、黄狗一同在船上，过渡时与祖父一同动手牵缆索。

船将近岸边，祖父正向客人招呼“慢点，慢点”时，那只黄狗便口衔绳子，最先一跃而上，且俨然懂得如何方称尽职似的，把船绳紧衔着拖船拢岸。

茶峒附近村子里人不仅认识弄渡船的祖孙二人，也对于这只狗充满好感。

风日清和的天气，无人过渡，镇日长闲，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。

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向水中抛去，噙使身边黄狗从岩石高处跃下，把木头衔回来。

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，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。

或祖父同翠翠两人，各把小竹作成的竖笛，逗在嘴边吹着迎亲送女的曲子。

过渡人来了。

老船夫放下了竹管，独自跟到船边去横溪渡人。

在岩上的一个，见船开动时，于是锐声喊着：“爷爷，爷爷，你听我吹，你唱！”

爷爷到溪中央于是便很快乐的唱起来，哑哑的声音同竹管声，振荡在寂静空气里，溪中仿佛也热闹了些。

实则歌声的来复，反而使一切更加寂静。

有时过渡的是从川东过茶峒的小牛，是羊群，是新娘子的花轿，翠翠必争着作渡船夫，站在船头，懒懒的攀引缆索，让船缓缓的过去。

牛、羊、花轿上岸后，翠翠必跟着走，送队伍上山，站到小山头，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，方回转身，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；且独自低低的学小羊叫着，学母牛叫着，或采一把野花缚在头上，独自装扮新娘子。

茶峒山城只隔渡头一里路，买油买盐时，逢年过节祖父得喝一杯酒时，祖父不上城，黄狗就伴同翠翠入城里去备办节货。

到了买杂货的铺子里，有大把的粉条，大缸的白糖，有炮仗，有红蜡烛，莫不给翠翠一种很深的印象，回到祖父身边，总把这些东西说个半天。

那里河边还有许多上行船，百十船夫忙着起卸百货，这种船只比起渡船来全大得多，有趣味得多，翠翠也不容易忘记。

二 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，近山一面，城墙俨然如一条长蛇，缘山爬去。

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，湾泊小小篷船。

船下行时运桐油、青盐、染色的五倍子。

上行则运棉花、棉纱，以及布匹、杂货同海味。

贯串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，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，一半在水，因为余地有限，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。

河中涨了春水，到水脚逐渐进街后，河街上人家，便各用长长的梯子，一端搭在自家屋檐口，一端搭在城墙上，人人争骂着嚷着，带了包袱、铺盖、米缸，从梯子上进城里去，等待水退时，方又从城门口出城。

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，沿河吊脚楼，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，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，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，对于所受损失仿佛无话可说，与在自然安排下，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

<<边城>>

似。

涨水时在城上还可望着骤然展宽的河面，流水浩浩荡荡，随同山水从上流浮沉而来的有房子、牛、羊、大树。

于是水势较缓处，税关趸船前面，便常常有人驾了小舢舨，一见河心浮沉而来的是一匹牲畜、一段小木或一只空船，船上有一个妇人或一个小孩哭喊的声音，便急急的把船桨去，在下游一些迎着了那个目的物，把它用长绳系定，再向岸边桨去。

这些诚实勇敢的人，也爱利，也仗义，同一般当地人相似。

不拘救人救物，却同样在一种愉快冒险行为中，做得十分敏捷勇敢，使人见及不能不为之喝彩。

那条河水便是历史上知名的酉水，新名字叫作白河。

白河下游到辰州与沅水汇流后，便略显浑浊，有出山泉水的意思。

若溯流而上，则三丈五丈的深潭可清澈见底。

深潭中为白日所映照，河底小小白石子、有花纹的玛瑙石子，全看得明明白白。

水中游鱼来去，全如浮在空气里，两岸多高山，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，长年作深翠颜色，逼人眼目。

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，春天时只须注意，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，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。

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，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。

秋冬来时，酉水中游如王村、*岔、保靖、里耶和许多无名山村，人家房屋在悬崖上的、滨水的，无不朗然入目。

黄泥的墙，乌黑的瓦，位置却永远那么妥贴，且与四周环境极其调和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，实在非常愉快。

一个对于诗歌、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，在这小河中，蜷伏于一只小船上，作三十天的旅行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。

正因为处处若有奇迹可以发现，人的劳动的成果，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，无一地无一时不使人神往倾心。

白河的源流，从四川边境而来，从白河上行的小船，春水发时可以直达川属的秀山。

但属于湖南境界的，茶峒算是最后一个水码头。

这条河水的河面，在茶峒时虽宽约半里，当秋冬之际水落时，河床流水处还不到二十丈，其余只是一滩青石。

小船到此后，既无从上行，因此凡是川东的进出口货物，得从这地方落水起岸。

出口货物俱由脚夫用桑木扁担压在肩膀上挑抬而来，入口货物也莫不从这地方成束成担的用人力搬去。

这地方城中只驻扎一营由昔年绿营屯丁改编而成的戍兵，及五百家左右的住户。

(这些住户中，除了一部分拥有一些山田同油坊，或放账屯油、屯米、屯棉纱的小资本家外，其余多数是当年屯戍来此有军籍的人家。

)地方还有个厘金局，办事机关在城外河街下面小庙里，经常挂着一面长长的幡信。

局长则长住城中。

一营兵士驻扎老参将衙门，除了号兵每天上城吹号玩，使人知道这里还驻有军队以外，其余兵士仿佛并不存在。

冬天的白日里，到城里去，便只见各处人家门前各晾晒有衣服同青菜；红薯多带藤悬挂在屋檐下；用棕衣作成的口袋，装满了栗子、榛子和其他硬壳果，也多悬挂在檐口下。

屋角隅各处有大小鸡叫着玩着。

间或有什么男子，占据在自己屋前门限上锯木，或用斧头劈树，劈好的柴堆到敞坪里去如一座一座宝塔。

又或可以见到几个中年妇人，穿了浆洗得极硬的蓝布衣裳，胸前挂有白布扣花围裙，躬着腰在日光下一面说话一面作事。

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，所有的人每个日子都在这种不可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。

一分安静增加了人对于“人事”的思索力，增加了梦，在这小城中生活的，各人自然也一定各在分定

<<边城>>

一份日子里，怀了对于人事爱憎必然的期待。

但这些人想些什么？

谁知道！

住在城中较高处，门前一站便可以眺望对河以及河中的景致，船来时，远远的就从对河滩上看着无数纤夫，那些纤夫也有从下游地方，带了细点心、洋糖之类，拢岸时却拿进城中来换钱的。

船来时，小孩子的想象，应当在那些拉船人一方面。

大人呢，孵一窠小鸡，养两只猪，托下行船夫打副金耳环，带两丈官青布，或一坛好酱油，一个双料的美孚灯罩回来，便占去了大部分作主妇的心了。

这小城里虽那么安静和平，但地方既为川东商业交易接头处，因此城外小小河街，情形却不同了一点。

也有商人落脚的客店，坐镇不动的理发馆。

此外饭店、杂货铺、油行、盐栈、花衣庄，莫不各有一种地位，装点这条小河街。

还有卖船上檀木活车竹缆与锅罐铺子，介绍水手职业吃码头饭的人家。

小饭店门前长案上常有煎得焦黄的鲤鱼豆腐，身上装饰了红辣椒丝，卧在浅口钵头里，钵旁大竹筒中插着大把朱红筷子，不拘谁个愿意花点钱，这人就可以傍了门前长案坐下来，抽出一双筷子捏到手上，那边一个眉毛扯得极细、脸上擦了白粉的妇人就走过来问：“大哥，副爷，要甜酒？

要烧酒？

”男子火焰高一点的，谐趣的，对内掌柜有点意思的，必故意装成生气似的说：“吃甜酒？

又不是小孩子，还问人吃甜酒！

”那么，酽冽的烧酒，从大瓮里用木滤子舀出，倒进土碗里，即刻就来到身边案桌上了。

这烧酒自然是浓而且香的，能醉倒一个汉子的，所以照例也不会多吃。

杂货铺卖美孚油及点美孚油的洋灯与香烛、纸张。

油行屯桐油。

盐栈堆四川火井出的青盐。

花衣庄则有白棉纱、大布、棉花，以及包头的黑绸绢出卖。

卖船上用物的，百物罗列，无所不备，且间或有重到百斤的铁锚，搁在门外路旁，等候主顾问价的。

专以介绍水手为事业，吃水码头饭的，在河街的家中，终日大门必敞开着，常有穿青羽缎马褂的船主与毛手毛脚的水手进出，地方像茶馆却不卖茶，不是烟馆又可以抽烟。

来到这里的，虽说所谈的是船上生意经，然而船只的上下，划船拉纤人大都有个一定规矩，不必作数目上的讨论。

他们来到这里大多数倒是在“联欢”。

以“龙头管事”作中心，谈论点本地时事，两省商务上情形，以及下游的“新闻”。

邀会的，集款时大多数都在此地；扒骰子看点数多少轮作会首时，也常常在此举行。

真真成为他们生意经的，有两件事：买卖船只，买卖媳妇。

<<边城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